



WEIJINNANBEICHAO
BEIBIEZIYANJIU

魏晉南北朝 碑別字研究

陸明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EIJINNANBEICHAO
BEIBIEZIYANJIU

魏晉南北朝 碑別字研究

陸明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陸明君著.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39 - 3678 - 4

I. 魏… II. 陸… III. 碑文—錯別字—研究—中國—魏晉
南北朝時代 IV. K877.4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213448 號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

著 者 陸明君
責任編輯 周 巖
封面設計 玲 子
出版發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陽區惠新北里甲 1 號 100029
網 址 www.whyschs.com
電子郵件 whysbooks@263.net
電 話 (010) 64813345 64813346 (總編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發行部)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國英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張 18.25
印 數 1 - 3000 冊
字 數 260 千字
書 號 ISBN 978 - 7 - 5039 - 3678 - 4/J · 1019
定 價 36.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印裝錯誤, 隨時調換。



序

叢文俊

所謂“碑別字”，包括漢唐碑刻上一般的異體字和不規範的訛形、俗寫、改作等產生的異體字，它們為數衆多，來源也很複雜。對其文字現象，曾有一些學者做過歸納分類和說明工作，但距離全面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多年前，我曾以隸變研究為題，系統地考察了戰國秦漢間書體演進與異體字的形成，首次從書寫的動態出發，論證了“書寫性簡化”的客觀存在及其對書體演進的主導作用，以及對字形的逐步改寫、最終導致各種異體字產生的線索等等。後來由於把學術研究的重點轉到書法方面，使得這一研究中斷，留下不少遺憾。

實際上，文字是社會化的交流工具，用字者每天都在書寫，每一次書寫都可能發生錯誤，都會有異於正字的俗寫產生。早在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當中，這種情況即普遍存在，其主導的因素就是“書寫性簡化”。與此同時，與生俱來的審美需求也會促使人們改造、美化字形，增加飾筆羨畫、改造線條的位置樣態、形近類化、贅飾偏旁等等，則以持續的變化從另一個側面來增加異體字。這兩種情況在隸變、隸草楷行諸體接續演進完成的漢晉南北朝文字遺存中，有集中的體現與交叉互動，這就是頗受學者關注的碑別字現象。讀博士期間，我曾對此有所涉獵，而論文寫作止於隸書上。為此，我一直希望能有學生來繼續這項有意義的工作。

明君學弟在讀碩士期間，即顯示出突出的學術能力和鑽研精神。

讀博士時，我給他擬了兩個題目：一為石刻文獻研究，二為碑別字研究。他選擇了後者。研究碑別字是一項扎實細緻的工作，既要工夫，又要有想像，想像是做好分析歸納、闡釋提昇的活力因素。下工夫容易，不做死工夫難，如果把碑別字題目做成死工夫，就不能看了。當我看到初稿時，覺得有點出乎意料，可以放心了。改定稿和答辯後的再度修改又有所進益，所以支持他出版問世，以便在更大的範圍內徵求意見。

以碑別字研究為題目，還有一個書法上的考慮，即碑別字參與構成那個時代的書法美感和風格特色。試想，如果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乃至於隋唐的文字遺跡汰除異體，都改用一個規範的字形書寫，其書法會是什麼樣？如果用《新華字典》中的標準字形去改寫北朝碑版，還會有清人的倡碑和今天興盛的碑版書法麼？可惜的是，自清人倡碑至今，還不曾有人想到這個問題。推而廣之。也不曾有人想過各種異體字字形對中國書法史的意義。我希望明君學弟在論文付梓後，繼續這一頗有意義的研究。

碑別字研究是一個難度較大的選題，不僅需要有扎實的文字學基礎，還要明晰書體演進並具有書寫體驗等，正是具備了這些條件，明君的這一研究才得以順利進行。論文在答辯中得到了各答辯委員的一致稱許，評為優秀博士論文。當然，初次嘗試有不足和疏漏是正常的，重要的是我們想到了，並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是為序。

戊子暮春時節於豐草堂

目 錄

序	叢文俊 1
緒論	1
一、碑別字概念及相關問題	1
二、目前的研究現狀和選題的意義	4
三、本文的內容和研究方法	8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概說	14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泛濫的現象及原因	14
一、魏晉南北朝碑別字泛濫的現象	14
二、魏晉南北朝碑別字泛濫的原因	20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的載體特徵	27
第三節 關於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的地域性問題	38
第二章 書體演進與碑別字	44
第一節 隸變與別字	45
一、隸變：別字淵藪	45
二、隸變及漢隸對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的影響	47
第二節 草書對楷體別字的影響	51
一、文字的趨簡潮流與草書	51

二、草書楷化與碑別字	54
第三節 楷書、行書、俗寫字與碑別字	60
一、楷書體的筆畫特徵與文字結構	61
二、行書與俗寫字	62
三、俗寫字、帖體字與碑別字	67
第三章 書寫性變異	71
第一節 書寫與變異	72
一、書寫的差異性	72
二、以追求書寫省便、順暢為主導下的變異	75
第二節 “層累地”書寫變異與約定俗成	79
一、變異的“層累地”現象	79
二、變異中的約定俗成	83
第四章 偏旁訛混	92
第一節 偏旁形近而混用	92
第二節 偏旁形近兼意近混用	108
第五章 構件移位	115
第一節 漢字結構類型及文字構意	115
第二節 偏旁及構件移位的表現形式	118
一、一般性的構件移位	119
二、成字構件的分解移位	124
第三節 書體風格及審美對偏旁及構件移位的客觀要求	127
一、適應書體式樣或求書寫順暢等而進行的結構調整	128
二、為求結構勻稱而構件移位	130
第六章 仿佛性代換與約取	132
第一節 仿佛性代換	132

第二節 仿佛性約取	139
第七章 隸定古文、篆文與返古形	145
第一節 隸定古文	146
一、源於《說文》古文、籀文及《三體石經》古文	148
二、源於其他流傳資料	151
第二節 隸定篆文與返古形	155
一、隸定篆文	155
二、返古形	161
第八章 簡化、繁化、類化	166
第一節 簡化	166
一、省筆畫	166
二、省構件	173
三、併畫構件	180
四、以簡筆代繁筆	182
五、符號代替	183
第二節 繁化	186
一、繁化的內在意義	187
二、繁化的其他因素	189
第三節 類化	192
一、上下文間的類化	193
二、本體的字內類化	198
三、間接的類化	200
第九章 依“形聲”與“會意”而形成的碑別字	204
第一節 形聲構建：文字繁衍主渠道中的碑別字	204
一、在原形聲字的基礎上改換聲符	205
二、在原形聲字的基礎上改換、增加或重復意符	210
三、別字中的新形聲字	217

第二節 會意綴合：造字習尚	220
一、原即會意字，而在原字的基礎上另造者	221
二、原非會意字，而在原字的基礎上依會意新造者	223
三、完全拋開原字形的構件，重新創造者	225
第十章 刻工與碑別字	229
第一節 刻工與碑刻	229
一、刻工的社會地位與文化程度	229
二、關於碑刻	232
第二節 因刻工而造成的別字	235
一、不明書寫者本意而誤者	236
二、漏刻筆畫者	238
三、省時省力粗就而別者	243
第十一章 碑別字生成的多重性及交互因素	246
引用魏晉南北朝石刻表	254
主要參考文獻	277
後記	282

緒 論

一、碑別字概念及相關問題

近代以來，學術傳統中將古代碑、碣、摩崖、墓誌、造像記、經幢、石闕、墓前、浮圖等石刻（包括磚刻）文字遺存中的別俗異構字，泛稱之為碑別字。

“碑別字”是在“別字”前加一載體性定語。關於別字，從字義上理解，應是相對於某一正字而言的另外之字。漢代人即已有“別字”之稱，《漢書·藝文志》載無名氏之《別字》十三篇^①，《後漢書·光武十三傳》亦稱東平獻王劉蒼有《別字》之撰，然兩書皆佚，其內容已不可知。另，《後漢書·尹敏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顧炎武《日知錄·別字》釋云：“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古人將因形近或音近而誤書誤讀的字統稱為“別字”，或稱為“別體”。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六為《諸碑別字記》，後趙之謙有《六朝別字記》，所收“別字”，概指碑誌中的異寫別構字。考察清末民國以來，學者們對“碑別字”的輯納（如羅振鐸、羅振玉《增訂碑別字》、《碑別字拾遺》兩書及秦公《碑別字新編》等），大抵是把碑誌中出現的同一個字的各種變體寫法類聚在一起，而很少將同音通用字包括在內。近些年，人們在涉及到古代碑誌中的異寫別構字時，多

^① 見《漢書》1720頁，中華書局本。

徑直稱之為“異體字”或“俗字”^①。碑別字究竟應該包含哪些文字現象，與異體字、俗字是否是一回事，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尚沒有統一的認識。

我們現在所說的異體字，古人用或體、別字、別體、訛體、訛字、俗字、俗體或其他一些術語來指稱，這些別稱所指的文字現象彼此間並不完全對等，存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關係。當代學者對異體字的界定，是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異體字整理開始的，各類論文、專著、教材中，關於異體字的表述不下百種。直到今天，異體字的定義還存在着許多不同的觀點^②。儘管如此，人們對異體字的總體認識還是較為一致的，裘錫圭先生的觀點為較多的人所認同，他在《文字學概要》中給異體字下的定義是：“異體字就是彼此音義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嚴格地說，只有用法完全相同的字，也就是一字的異體，纔能稱為異體字。但是一般所說的異體字往往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嚴格意義的異體字可以稱為狹義異體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稱為部分異體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廣義的異體字。”

關於俗字，漢代時便已有了文字正俗的觀點，許慎《說文解字》重文中有 15 個字明確標注為“俗”。而“俗字”一詞，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裏即已多次出現，如《雜藝篇》中云：“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書證篇》云：“慮字從虍，宐字從宀，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慮為宐。……孔子弟子慮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為宐。”後顏師古著《匡謬正俗》、顏元孫著《干祿字書》，皆承用了文字正俗這一概念。顏元孫《干祿字書》把漢字分成正、俗、通三體，其在序中云：“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例皆淺近”之“淺”是指

① 對石刻別構字，趙超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古代墓誌通論》中稱之為異體字，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及歐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等皆稱之為俗字。

② 章瓊《漢字異體字論》，將今人對異體字的界定概括為七大類。見張書岩主編《異體字研究》20 頁，商務印書館 2004 年版。

粗淺而無內涵，應是那些不合“六書”標準的字，“近”指時間短，而有些後起字也不一定是俗字。現代各辭書裏，對“俗字”的解釋也不盡一致，但都肯定兩點：一是通俗流行或民間流行，二是不合規範或相對於正字而言的字。張涌泉在《敦煌俗字研究》中，綜合了《辭海》、《辭源》、《漢語大字典》、《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的基礎上，對俗字名義及俗字範圍進行了新的界定，認為“漢語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字體稱為俗字”。而張氏在論述俗字的範圍時認為：“凡是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這一觀點似不甚妥。俗字最基本的條件是通俗流行，而許多異體字屬於特例或偶爾出現的，並不通俗，沒有得到普遍認可或接納。另有認為“異體字裏包含俗字，但俗字只能是異體字中的一部分”。^①與《辭海》釋“俗字”為“異體字的一種”同，但也有不少持有“俗字不都是異體字”^②的觀點。可見，俗字的界定並非易事，這裏面有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

異體字及俗字的概念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在此勿論，而意在說明這兩種概念都不能包含碑誌中錯綜紛繁的異寫別構文字現象。異體字及俗字通常是被人們認可或默許了的某字的另外的寫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碑誌中的變體文字除異體字與俗字外，多數是五花八門的偶爾出現的訛形字或隨意增減筆畫部件及變換結構的字，還有筆誤或誤刻、漏刻筆畫而形成的字。《碑別字新編》中，每個字頭下多達幾十種甚至百餘種不同結構的字形（如靈、龜、歸、遷等字），而其中通常習見的異體字或俗字不過數種。因此，本文對碑誌中錯綜紛繁的異寫別構文字現象不取異體字或俗字之稱。在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更恰當的定義概括的情況下，我們認為還是沿用“碑別字”這一傳統的學術術語為妥。雖然以“碑別字”概指所有石刻類型中的別字，嚴格的說並不準確，但人們已經認同了這一稱法，我們也沒有必要背離這

① 歐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9頁，巴蜀書社2004年版。

② 章瓊《漢字異體字論》，見張書岩主編《異體字研究》28頁。

一學術傳統。

二、目前的研究現狀和選題的意義

對古代石刻文字的研究，始於宋代金石學興起以後，關於金石文字著錄、辨析考證的主要著作，如宋代洪适《隸釋》及《隸續》、婁機《漢隸字源》，清代則有顧藹吉《隸辨》、翟雲升《隸篇》、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畢沅《中州金石記》及《關中金石記》、王昶《金石萃編》、陸增祥《八瓊石金補正》，民國時則有趙萬里《漢魏六朝墓誌集釋》等，以上各書都或多或少涉及到石刻別字的輯錄或辨析。

專門輯錄石刻別字的著作，則始於清邢澍《金石文字辨異》，後有楊紹廉的《金石文字辨異補編》，梁廷桢《碑文摘奇》，趙之謙有《六朝別字記》，以上諸書均採集有限。

清賢對碑刻文字的關注主要在漢碑，六朝石刻雖多有著錄，而用力不在探討文字之異別上，多就現象而發感慨，具體涉及碑別字時亦多零散之言，不辨源流，沒有能夠從較為廣闊的視角給予關照，也就難於發現石刻別字中的習尚與規律性問題。而當時出土石刻數量及拓本的局限，也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

清末，羅振鋆（羅振玉伯兄）採碑刻別構字之不見於字書者，仿吳玉綰《別雅》之例，輯成《碑別字》五卷。羅振玉又續輯《碑別字補》五卷，並有刻本。民國初年，羅振玉將兩書合編為《增訂碑別字》五卷，羅振玉又有《碑別字拾遺》八卷，其子羅福葆復又增輯《碑別字續拾》一卷。《增訂碑別字》、《碑別字續拾》兩書收載碑別字五千餘。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秦公《碑別字新編》，該書是在羅振鋆、羅振玉《增訂碑別字》及羅福葆《碑別字續拾》兩書的基礎上，又新採集近兩千種碑石中的別字而輯成的（羅振玉《碑別字拾遺》八卷秦公未收），書中“凡例”云：“所收碑別字，採自碑、碣、墓誌、摩崖、造像、石經、石闕、經幢、墓荊、浮圖等。上起秦漢下訖民國。全書共收字頭二五二八字，別字一二八四四字。”後秦公、劉大新又增

訂此書爲《廣碑別字》，1995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增補者大多爲魏晉南北朝以後的別字，並且印行很少，未載印數，估計不超過一千冊，各大圖書館皆難查見），可謂迄今收載碑別字最富的字書。然古代碑別字數量浩繁，新出土的石刻又不斷面世，未收載的別字還是有相當多的。“以上字書編輯的方法，都是見一種錄一種，沒有從變化規律上分門別類地予以歸納。考釋異體文字者需要逐一查對，不易通觀異體字的變化狀況，也就不利於初學者掌握考釋異體字的基本規律。”^①再是上列之書都沒有附以辭例，而主觀判斷多有誤釋者。另有一個最大的缺憾，所收之字沒有採取原字圖樣複製及摹寫的辦法，影響了其學術性和參考價值。

近幾十年來，出版的與石刻別字研究有關的著作，有趙超的《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古代墓誌通論》，兩書中都涉及到石刻中的“異體字”問題，而兩書中的這部分內容基本一致，其對石刻中的“異體字”及演變規律作了歸納分析，因非爲專題性研究，較爲簡略。張涌泉的《漢語俗字研究》，是俗字研究方面的一部概論性力作，書中將碑別字都納入到俗字範圍，並多有概說。張氏另有《敦煌俗字研究》《漢語俗字叢考》兩書，雖以敦煌文獻及唐以後寫本文書或字書中的俗字研究爲主，但與六朝別字多有聯繫之處，可資借鑒啟發。近些年來從事近代文字研究的人逐漸增多，尤其是各大院校隨着漢語文字學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擴招，以近代文字研究爲選題的不在少數，如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方向已通過答辯的博士論文就有十餘篇，如王貴元《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體系研究》、陳淑梅《東漢碑隸構形系統研究》、李洪智《漢代草書研究》、劉延玲《魏晉行書構形研究》、齊元濤《隋唐五代碑誌楷書研究》、王立軍《宋代雕版楷書構形系統研究》、楊宏《北魏石刻楷書構形系統研究》、傅繼偉《魏晉南北朝碑刻文字研究》等（後兩者是立足於探討石刻文字的宏觀構形問題），但專以石刻別字

① 趙超《古代墓誌通論》277頁，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為選題的還是闕如。

以上是與本文選題有關聯的輯錄或研究著作。而石刻別字研究方面的專著，目前只有歐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2004年出版）。關於石刻別字研究性的論文，也較為少見。目前，對石刻別字的“研究”還基本停留在輯錄工作上，涉及字例時少有分析，不究字源，多以排列舉例的方式歸類出現，並且所採集的碑別字多為常見的字例。可以說碑別字尤其是六朝碑別字，這一領域尚是一片較為荒涼的處女地，期待着人們開墾。

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研究的意義：

漢字字體的演變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即古文字階段和隸楷階段。前一階段自商周訖于秦代；後一階段自漢代延續至今，亦有人稱之為今文字階段。甲骨文發現後，古文字學成為國學中最為活躍的新興學科，並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小篆以後的今文字不甚重視，唐蘭先生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於《古文字學導論》中就指出過，近幾十年來許多著名學者，都曾呼籲及倡導近代文字的研究，如朱德熙、李榮、潘重規、周祖謨等。1989年，裘錫圭先生也曾在《40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載《語文建設》198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對漢以後各代文字在字形和結構上的特點以及各代用字的特點，進行研究的人少得可憐。這方面已發表的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見聞所及的只有一些研究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的論文，以及一本研究晚明刻本小說用字的薄薄的專著。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很需要加強。”在學者們的倡導下，雖然近十餘年來忽視今文字研究的狀況有所改觀，但仍然遠遠不足。

碑別字作為真實的遺存，對考察漢文字發展演變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通常使用的漢字在四、五千左右，漢字的數量在歷史上不斷膨脹，主要是異體別字俗字的增長。《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收字分別達四萬六千多和四萬八千多，《漢語大字典》收字增至五萬四千多，日常用字之外，新增的字大部分屬俗別字。前人對這些俗別字往

往只作錄釋，不辨源流，在出土寫本墨蹟有限的情況下，要彌補這一缺陷，最關鍵的是利用古代石刻考察研究，所以碑別字尤是需要關注的。饒宗頤先生前瞻性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在《敦煌俗字研究·序》中言：“碑碣別體，近人理董者多，其書滿家，遠則六國字例，凌雜更甚，遙開六代之先，治敦煌學者儻能溯源及此，所得更當倍蓰焉。”

本文以魏晉南北朝碑別字為研究對象，還基於下列幾點認識：

其一、別俗字基本上以隸變後漢及魏晉南北朝楷書演進時期為源頭繁衍迭生的。碑別字以六朝為最甚，這一時期的石刻載體亦最複雜，是碑別字研究中最關要的時期，可謂“牛鼻子”，也是考察、研究後世碑別字及寫本文獻俗別字的基礎。

其二、張涌泉先生在《敦煌俗字研究》中將俗字研究的意義曾作了如下概括：有助於大型字典編纂品質的提高；有助於加強近代漢字的研究；有助於漢字的整理和規範；有助於古籍的整理和校勘等。六朝碑別字作為後世俗字的濫觴，在以上幾方面所體現的意義則更為突出。如：“匹”與“疋”，《說文》：“匹，四丈也。從八匚，八揲一匹。八亦聲，普吉切。”而現在所用的布疋之“疋”，小篆作“𠂔”，《說文》：“疋，足也。上象腓腸，下從止。”布疋之“疋”按《說文》本應為“匹”，何以變作了本來為“足也”之“疋”字？《廣韻》：“匹，俗作疋。”《字彙補·疋部》：“匹，匹、疋二字自漢已通用矣。”六朝石刻或寫本中，部首“匚”多俗寫作“匚”，例匹寫作𠂔、匠寫作𠂔、匠寫作𠂔等。而“𠂔”（又多寫作𠂔、𠂔）與“疋”，其形趨同，遂相混不別。匹、疋混同當始於六朝，漢碑中兩字不相混，如《袁良碑》“雜繒卅匹”。而部首“疋”（一般不單獨使用）漢碑中多作“疋”或“足”（足、疋本為一字，故漢或漢以前從“疋”的字，都從“足”，如楚、旋、胥等，而“疋”字是後來從“足”字中分化出的）。諸家既知疋、匹通用，卻不明其原委，這也是就字說解而不注重探求書寫實際的弊端。

其三、六朝碑誌中的別字千姿百態，俯拾皆是，如嚴格按正字標

準判定，有的石刻中約近一半的別字。《碑別字新編》、《廣碑別字》等纂集性的字書，對幫助人們辨識碑別字，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別字浩繁，又難於確立標準，加之不斷有新出土的碑誌面世，也很難輯全，在實用中參考、查找也較為煩瑣。因這類字書都以正字為檢索字頭，如果不能判定別字對應的正字，就無法查找。即使檢索到也往往不理解為何這樣寫。而以碑別字研究為課題，鉤沉索隱，總結規律，進行系統性和理論性的研究將更具有現實意義。對幫助人們認識碑別字的各種生成途徑，掌握碑別字辨識的基本方法，自會有所裨益。

其四、自清代碑學興起以來，對南北朝碑刻書法存有種種歧誤，如何看待北碑書法及南北書風的差異問題，須從書體式樣與文字結構兩方面考察，而從碑別字研究入手，亦便於考察文字與書法在傳承使用中的不同時期、地域的具體情況，並結合書、刻兩方面的實際，重新思考南北書風的差異問題，對客觀評價北碑書法，清理目前書法理論上的片面認識，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本文的內容和研究方法

1. 本文旨在探求六朝碑別字的形成原因及各類生成途徑，以形為主，通觀變遷，並注重考察解索別字字源。在充分掌握資料、較全面考察的基礎上總結規律，從普遍性與特殊性兩方面觀照，對六朝碑別字進行系統的研究。

本文立定碑別字的研究範圍為魏晉南北朝，在時間跨度上似有稍大之嫌，而正是出於對碑別字通觀變遷的旨向考慮的。這一時期從社會政治因素到文字的演進發展至楷書的成熟，都須予以整體性的觀照，以避免研究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更利於探求碑別字生成與變遷的實際狀態及規律。

2. 傳統文字學是以文字結構為研究對象，很少關注書寫風格問題，一涉及書寫風格問題就把它歸到書法的範疇中。文字結構的變化是從書寫風格的變化開始和促成的。目前學術界在小篆以下今文字的研究